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科舉之學

程子二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了到今又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个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舉業亦不得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
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
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
子耶○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
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
便好○與蔡季通書曰觀近來一種淺近文字殊不
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
雖不入時無可柰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

須有命決不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嘆○答嚴居厚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廹之累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

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於此。亦無益也。

陽明王氏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便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

長傲而名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一攜謙曰。學者習舉業。實有害於道。先儒莫不深言其弊。陽明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

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斯言也。可謂痛矣。然又有說焉。人唯視舉業爲羔雉。故以爲無所用其誠也。諺以時文爲敲門磚。門開則棄之矣。此即羔雉之說也。抑思舉業而僅以爲羔雉。則取士者。何妨竟用詩賦辭曲。而必用經義策論耶。舉業而果病於道。爲國者何不棄之而不用耶。其

試吾以經義也。欲吾通以聖人之道也。吾於聖人之道。果通否也。其試吾以策論也。欲吾通於當世之務也。吾於當世之務。果通否也。是之謂盡其誠。盡其誠。則舉業者。乃道之所在也。今若以爲更有一堯舜君民之心。在於舉業之先。而但以舉業爲贅。則一陳而可廢。宜其不出於誠也。吾未見抄襲時文。脩辭而不立誠之人之可以堯舜君民也。故君子難於時文。皆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今人爲道未成。難於自立。不妨赴試。若自信得已

有此道。言成典謨。便沒有受試的道理。若受人試。便把載道之文都賤了。前輩若伊川自任道統。便不赴試。明道考亭赴試。皆其少年事耳。

文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撝謙曰。程子雖如此言。然天下未有不學而遽成者。雖孩提能語。亦是逐句學成。人見聖人矢口成文。便謂聖人自然如此。不知人心不用不習。必不靈明也。

又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
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
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
文字。寛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
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巳。何以事君。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

則其書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歿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摛謙曰。董相不當與諸人並論。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脩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

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謂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可勝言之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詔誥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

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撝謙曰。制藝。自嘉靖以前皆拙。萬曆以後皆巧。都如朱子所論。此治亂所由出也。

又曰。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誥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

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三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且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

心看聖賢之書○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以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是有个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橋謙曰今朋友講學者多言文章不須理會不知

此是天下人心如何不須理會予嘗以治亂觀之凡其舒徐莊雅厚重質朴方拙平廣者治文也急躁凌躐纖巧圓秀華肥輕薄奇詭者亂文也其剛勁明朗正直樺肆者戡亂之文也

又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中委靡繁絮之文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義看可見如突梯滑

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已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着力要

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是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作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

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策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撝謙曰董策先儒言其緩弱今讀之覺其質厚醇美未可苟疵唯言性未得其當言祥瑞爲僞泰誓

所說。

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烏占。何愈於讖緯。陵移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詩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於蹈襲也

僑謙曰。文字如封禪書等。最陋。

又曰。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

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稍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而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

能向裏做功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濶衡不及也

橋謙曰仲舒向衡之文質厚明正近道看來漢儒終近三代

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併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的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人老氣衰文亦衰東坡晚年文雖健不

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之書勸他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个鶻突無理會的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仔細此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以術欺天下也○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是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與如此好。○歐公文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歐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不曾使差異的字換却那尋常的字。○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利以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苟如此。非唯失聖賢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

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欵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畧爲删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塗數處每塗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因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

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説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作文。何常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人做文章。若是仔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的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的文字。若不曾仔細看。少間却不得用。○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的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云子瞻云。都來幾个字。只要會安排。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洞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自當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可耻也已○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享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

關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此意其必有實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琱鏤無所不用其巧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若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子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曠放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

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有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冶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詩學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要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

朱子答陳體仁曰。以虞書攷之。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

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又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晉魏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

志之功隱矣○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个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懐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个倔強不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蘇

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的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的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或謂梅聖俞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近世諸人作詩費工夫。又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功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个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个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的將做不好的。不好的將做好的。這个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楊謙曰。古人意之所至方成詩。今若不應唐人詩

舉而命題限韻苦心極思豈不自投羅網至如漢之鐃歌等作在當日自成一體今日必欲擬之既不得其作者之志有何意味○問衛鄭所載淫女諸詩果淫詩乎曰淫詩也曰聖人刪詩則不正者皆刪之矣而留淫詩何也曰先王陳詩以觀民風聖人刪詩正變兼存亦此意也曰觀風之說可得聞乎曰周法春出民於野冬入在邑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巧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各言其傷孟

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史。比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民風之善惡。教化之得失。黜陟賞罰。於是行焉。方周德之盛。九州同風。固無貞淫和戾之異。入春秋而王化既遠。則各國之詩。因其主德。互有不同。而變風始作。於時上之人。莫以風俗爲意。而天子之黜陟。亦不行於諸侯。爲百姓者。怨嘆之思。形爲譏刺。淫縱之習。放於詞章。而先王之道。則存什一於千百。君子讀其詩。其國之與亡綿促。

治亂強弱粲然可知。知如季札者。亦其一也。陵移之久。周天子知黜陟之廢。并不復採風於下國。下民所作之詩。亦無由上達於天子。於是上之人放僻邪侈。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孔子於是有春秋之作。即其詩之僅存者。去其重複。正其紛亂。約為三百。傳之學者。以為萬世之鑒。使知天下之治亂由於風俗。風俗之貞淫。由於教化。至今讀之。則凡二南之外。唯秦為最強。晉為最厚。與衛之亡而復興。周之弱而不振。陳鄭之先亡。齊褒之中圯。明若列

眉燎如指掌皆不外此數詩而得之也後之君子讀是詩者正當惕然於風俗之變謹其所以治心養性脩巳化人之方而鄭聲之不可不放周南召南之不可不爲於此益信更推而通之於後世則知淸平三調斗酒百篇唐之所以亂也二八女郎曉風殘月宋之所以亂也至近日而歌行稗史入於四子之文戲曲滛書遍於五都之市每變愈下風俗人心不復可問亦可以推世之變而知所坊矣乃或以爲孔子删詩必不留其邪者試思删詩

之時。止存淇澳定中。緇衣雞鳴。則鄭衛不殊周召。何正何變。止存刺淫而不存淫者自言之作。則鄭衛俱淫。孰淺孰深。凡國有刺淫之詩。則其人心猶有存者。而未盡亡也。故世有是事。有是心。雖聖人亦不能復為之諱。商臣齊姜之事。亦明載之於春秋。所以示後世之儒。通世務而防變亂也。又何可曲為解說。以自附於正風乎。竊謂其誤始於先儒。不言聖人陳詩以為教化風俗之本。而但欲使邪辟流散之人。讀而鑒戒。則所謂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反以啓後世之疑耳或曰先儒謂採風之時并採其作者之姓名與其事實以爲詩柄故小序之說疑爲有傳信乎曰否也採風之時若兼採姓名與其事實則譏刺之詩誰不忌其君公淫蕩之詩誰不畏其父母天下之人莫不飾爲德政之口碑與正心之浮語而僞風行矣先王不若是其愚也曰採風之時旣不問其作者之姓名與其事實然則何由知其淫詩乎曰詩之作也有諱其姓名者矣有不諱其姓名者矣有或變其名字而言者矣

有因其國與時而知之者矣有讀其聲與詞而知之者矣曰果淫詩當時諸國賢大夫有歌之者何也曰當時採之既不存其實則讀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論其世或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韓兩家是也皆善誦之微理也讀之不以其柄則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詩解之唯所欲言耳然而淫聲感人雖賢者不知而賦之者多矣此夫子所以戒顏淵也乃或者又以為鄭聲之宜放獨其聲淫耳夫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有詩不淫而聲

淫者哉。曰然則今之人以教初學將不可乎。曰少習正風長而究其變可也。○右余之刪詩辨治國家者以此推之當世治詩者以此推之漢唐以下雖百世可知也。

字學

程子明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

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徵喪志也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的。亦有一釋名的。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說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欵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問何謂書窮入法曰如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

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唯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唯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

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之遺文其功實多○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姸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

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蝌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攜謙曰古人每事重厚今只想其執刀畫篆一筆不苟即此是甚氣象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終